

永樂大典

卷八千六百四十
八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八

十九庚

衡 衡州府志

皇朝祀典 衡州府志

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有元夫馭羣雄非泆土宇分裂教聲不同朕起布衣以安民為念
 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
 嶽五鎮四海之封起自唐世崇名莫踳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
 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
 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
 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合正名分不可
 以借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
 石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
 實効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八

一

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
 正言順於理為實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所有定到各神號開列于后
 一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
 北嶽恒山之神

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
 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

一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

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

一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

一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號稱之

一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即係淫祠有司毋得致祭於戲明則
 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同其分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洪武三年六月 日立

御製祝文

維洪武三年歲次庚戌七月丁亥朔越七日癸巳吉 尚寶館使臣胡鉉
 今蒙中書省照差欽賞

祝文致祭于

南嶽衡山之神

皇帝制曰。磅礪中國之南參

宇靈秀生同

天地。形勢巍然。古昔帝王登之。祭地利以安生民。故祀之曰衡山。於故則誠於

禮則宜。自唐始加

神之封號。歷代相承。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

承

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佑。刑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

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氏。法雷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

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効。蓋神與宇壤同始。靈鎮尚方。其未

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必受

命於

上天后土。為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

南嶽衡山。布其名。依時祀

神。惟

神鑒知尚

專

教祀南嶽之記

洪武二年春正月四日。羣臣奉朝

皇帝若曰。朕自起義臨濬。率眾渡江。宅于金陵。每獲城邑。必祭其境內山川。于

今十有五年。周啟或怠。適者命將出師。中原底平。嶽瀆海鎮。悉在封域。朕

祀

天地

祖宗之靈。武功之威。雖藉人刃。然山川之神。默實相予。况自古帝王之有天下

莫不禮秩尊崇。朕曷敢違於是。親選教朴廉潔之良。賜以衣冠。俾齋沐端

休。以俟。遂以是月十五日。授祝幣。而遣焉。臣又玄承

詔。特事唯謹。二月十七日。祭于

祠下。威靈歆格。祀事孔明。磐石錫文。用垂悠久。惟

神長養萬類。莫于矣。方典禮既崇。網維斯在。尚期陰陽以和。風雨以時。物

不疵癘。民庶乂安。是我

聖天子之所望於

神明者而亦

神明作我

邦家之靈驗也是年二月日玄教院朝天宮提舉日楊又玄謹記

御製

皇帝陵祝文

維洪武四年歲次辛亥正月乙酉朔越二十二日丙午。

皇帝御名禮遣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日雷燧敢昭告于

炎帝神農氏之陵朕生後堯為民耕草野之間嘗有元夫駁天下紛紛乃乘羣

雄大亂之秋集東周武荷

皇天后土眷佑遂平暴亂以有天下五季庶民今已四年矣。

君生上古繼

天立極作衆民主。

神功聖德垂法至今朕與百神之祀考

若陵墓在此然相去年歲極遠朕親經典所載雖切慕於心奈稟性之愚特

有古今民俗亦異仰惟

神聖萬世所法特遣官奠祀脩陵。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四十八

聖靈不昧而其

鑒納焉尚享。

文祠類

元莫莫伯顏且祭所文進古龍蟠虎踞楚琴壇萬壑同承石鼓山蒸水遠

連湘水去櫓聲遲棹屬聲遲迴看星斗未陵上佇聽金絲綠淨聞欲刺新

詩鳳勝境塵塵應愧兩首班 儒宮直上接蓬萊迥隔人間絕點埃石鼓

枕湘雲影亂蓬舟酌酒月光來。江澄綠淨雙流合嶽貢朱陵一竅開只有

丹心惟戀闕凌風長嘯望燕臺 蕭秦登履陵人儒學後朱雲開衡嶽放

新晴舊客今為萬里行二水合江浮石鼓一聲回鴈度山城朱陵不改千

年迹綠萍重登六載情多謝歲寒三二友慙慙握手笑相迎 身處吳淞

訪別後蒸湘二水合流處中有孤山塊如鼓茲名炫雜得自唐儒舍重興

來近古書生要占龍頭位竭力中流扶砥柱經營三載始告成轉首滿湘

變齊魯西谿窳尊深幾許激澗苔痕注秋雨今人枉酌少狂飲舜竇高情

誰與語東岩朝陽繞半吐金碧駢聯連岸樹朱波後洞望祝融元氣不絕

如一縷詩書何地不可讀卜秦來茲莫以故市塵遠離出噓蒿綠淨不容

塵土行為人為已在分明聖學十年期接武 素王深水雖燕坐弟子森

永樂大典

卷八六四八

嚴冠且獲。參乎不敏。何足知復生之間。吾語汝。要將此時問答。心頃刻不
 忘。常在慮如此。儒服少慙德。事父事君。終且具悔。初一記當三復。羣居族
 談。非利祿。方今海內四書院。廣洞應天。并嶽麓。若論地。秀多賢才。石鼓山
 明江水練。傑玉立。北庭八女志。石鼓崇賢館。朱陵啓洞房。遠迤琛二水。
 錯落翳羣芳。杳佩來游藝。川原慨戰場。道祠重闢。葛沐演後。未堪。風墜松
 花老。秋餘桂子香。飛甍瓊玉島。龜殿水晶鄉。霧散東巖旭。寒侵曲棧霜。丹
 楓聲壓閣。青草跨虹梁。綠水浮文鯉。高岡集彩凰。萬門翻錦浪。虞陛覽朝
 陽。竊樂窺塔迹。羣雞散鷲麓。題詩鏡石華。祀約為橙黃。杯飲宋尊古。巢居
 樹性涼。湘波澄碧鏡。秋黛出新妝。未菊堪充茹。初蘭欲佩裳。霜雲招隱約。
 澗瀨自宮商。按節休清曠。征帆度渺茫。鷲鳥飛匝繞。回鴈護翔翔。城郭凌
 烟紫。林密帶晚蒼。歸輿橋市月。漁唱起滄浪。遊石鼓書院。盧疎齋
 橫序表林阜。瞻彼衡之南。息游通城關。宛在湘之海。蒸波日輪委。重洲益
 雄深。瀟瀟風雨中。緹緹山水音。坎坎吳袍黃。播播如瑟琴。駕言極民瘼。布
 澤詠官箴。發以公康儲。張爾年款仗。齊明款申居。薦盟神維歆。嘉賓竣美
 事。揖節未幽尋。希曠白雉貢。邂逅朱陵陰。軒戶滿士僕。壘鑄合朋簪。脩辭
 而髦俊。聘跡綠岷欵。勝致良可懷。隆寄非所任。磊磊感前哲。悠悠訊米今。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

四

杜少陵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老將一
 失律。清遼主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嶽空金湯。重鎮如割據。經權絕紀綱。軍
 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嗟彼若節士。素於園墜方。寡妻從為郡。几者安短
 牆。凋弊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通防。愆已獨在此。多憂
 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水糶。元惡迷是似。聚謀洩康蔭。竟流帳下血。
 本降湖南瑛。烈火接中夜。高煙焦上蒼。至今分粟鳥。殺氣吹沅湘。福善理
 顛倒。明徵天奔茫。銷鬼避飛鏑。累足穿豺狼。隱忍松棘刺。遷延胼瘡遠。
 踈兒侍側。猶乳女在旁。久客幸脫免。暮年慙激昂。蕭條向水陸。汨沒隨漁
 商。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參錯走洲渚。春容
 轉林篁。片帆在柳岸。通郭前衡陽。華表雲鳥碑。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屋。
 烽櫓蟠城隍。中有古刺史。威才冠巖廊。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昨者聞
 瓊樹。高談隨羽觴。無論再縫綬。已足安蒼黃。劇孟七國畏。馬卿四賦良。門
 闌蘇生在。勇銳白起強。問罪富形勢。觀態否臧氛。埃期必掃蚊。蚋馬能
 當。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厭暑雨。厥土聞清涼。諸舅剖符近。開緘
 書札光。頻繫命屢反。磊落字百行。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下流匪珠玉。
 擇木羞鸞鳳。我師松林夜。世賢張子房。柴荆寄樂土。鵬路觀翱翔。題街

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旋頭紫微無復吐豆事金甲相排蕩
 青矜一焦悴嗚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我行洞
 庭野故得文翁肆恍恍胥子行若舞風零圭周室宜中興孔門本應棄是
 以資雅才漠然立新意斷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
 闕講堂非囊構大屋如塗墍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遠何必三千徒始歷
 戎馬氣林木在庭戶密輪疊蒼華有井朱夏時轉轅凍塔祀耳聞讀香贊
 杖代災髣髴故國延歸望乘顏感慈恩南紀收波瀾西河共風味采詩倦
 跋涉載筆尚可記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墜 均嶠山 均嶠山尖神高
 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蕪倒披驚飄鳳泊斡虎螭事嚴迹秘神莫
 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嗟咨涕漣漣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狹孫
 悲 宋真西山題南嶽 百年五嶽隔華戎屏蔽皇家獨祝融賦喜嶽靈
 今有伴岱宗今入版圖中 朱文公下祝融峯 我來萬里駕長風絕壑
 層雲欲蕩亂濁洞三杯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峯 蘇東坡遊南嶽 秋
 高意氣在峯頭碧落雲開秋又收萬頃滄波澄玉鑑一輪紅日染金毳眼
 觀西北幾千里勢壓東南數百州好景此時吟不盡天生有分再來遊
 黃山谷 萬丈融峯挿紫霄路當窮處架仙橋上觀碧落星辰近下視紅

永樂大典卷十百四

五

塵世界道螺簇山低青點點綠拖流水白迢迢雷門老檜枝難長絕頂寒
 松葉不彫纔到秋初霜已降每逢春盡雪方消猿岩老納針常把度夏禪
 僧扇懶搖雷向池中興雨澤鳥於窻外奏蕭韶遊人未必長居此暫借禪
 房宿兩宵 洪德秀曉霞峯 曉山隔水替人羞掠削雲鬟強自愁雲錦
 天機三百萬一時支與作纏頭 遊南嶽勝業寺 會宿嶽雲深處寺重
 來二十七年期龍顏虎倒為王相鳳翥鸞翔子厚碑霸府規模全感日宮
 壩湯沐有餘賞白頭杖人何許室對人間讀舊詩 中子奉 曉霞蒙
 頭猶翠靄西風掠鬢當金篋祝融夜赴瑤池宴醉隨天遣白接羈 衡山
 乾明觀斗室 道人拈斗作虛室此理當於象外觀白玉撞翻爭奪境黃
 金堆起是非端以南更有幾人在雄壯運知一槩看俗子較量何足算壺
 中天地本來寬 黃庭觀書所見 斜倚東風解佩璫玉闌干外牡丹香
 黃庭卷龍尋棋局十二樓頭春晝長 淨福寺 記得年時攪野航桂棹
 無數繞脩廊西風吹墮黃金屑賺得一潭秋水香 趙葵祝融峯 祝融
 萬仞拔地起欲見不見青霄裏山翁愛山不肯去為山醉卧松根底家童
 尋着不敢驚況吟恐怕山翁喚夢回抖擻下山去一徑蘿月松風清
 永陽縣衡州府志无張雄飛 有政庶訪司命子題杜子美墳 諫著言清

切。志在思鬱陶。赤霄行孔。羊碧海掣。蘇詩伴嚴。秦法詞源。汲楚驥。珠明
鳳凰。龍玉潤。鶴鴉青。枕句頤空。白珠主計。轉勞楊雄。愆德薄。實誼累才高。
抵觸逢牛角。獲捨起明毛。盜竄雲夢澤。埋骨未江皋。奇數終無耦。窮途竟
不遭。秋風悲草樹。落日哭株條。詩義兼唐史。詩聲繼國風。論文思李白。
獻賦羨揚雄。徒萃扛神鼎。危言計聖聰。秦城遺板蕩。蜀道走途窮。實下閩
株淚。塵勞盡虎功。實主才未展。屈于道無通。楚曉初蘭佩。衡山戀桂叢。大
名垂皎日。直氣吐長虹。天地青繩滿。江湖白鳥同。未陽靴冢在。錦里草堂
空。路絕秋蕪綠。夜燒曉樹紅。悠悠牛酒恨。何處問漁翁。迢遞來南紀。倉
皇問北征。詩通高史園。才到屈原清。天地心無愧。風雲氣不平。徘徊江上
月。昨夜照文明。集賢學士憲。臺資奉使衡。湘憶古人。爛醉有亭野。客
獨醒。無酒莫兼良。奇兵新將詩。成史直道遺。德照隣。昨夜來陽江。上望
梅花索。咲自傷神。手挾天河洗。甲兵氣吞雲。夢擅才名蜀。川遠恨水嚴。
武楚澤。傷心平屈平。獻賦蓬萊聲。但憐新。蘇遠海志澄清。我來欲定推。故
宰貴。鶴驚飛野雉。鳴。余恁作一寸心。丹為愛君。數根髮白苦憂民。嗚
嗚。遠見得公真。像。莫問公墳真不真。王達源。氣吞風雅妙無倫。碌碌當
年不見跡。自是古賢應發墳。非關詩道可窮人。鶴鏡物象三十首。照耀乾

永樂大典卷千五百零八

坤四百春。寂寞有石身。復事。惟餘孫家未。江濱與地紀。勝郡邑地。早饒露
雨。江湖天闊足風濤。唐詩紀事。言郭受身。杜于長詩。片帆在柳岸。通郭前
衡陽。華表雲鳥。埋石園花草。杜月入衡陽。詩湖南。為客動。經春燕。于衡
泥。兩度新。杜月春。與不知凡幾。首衡陽。杜價頌能高。杜青祝融。五峯尊。奉
奉次。低昂。散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杜月詩。湖南。清絕地。杜青詩。中有古
荆文。盛才冠。岩廊。扶顛持柱石。獨坐飛秋霜。杜月。一州詩。吏德。衡陽。董
煉師。南游。早鼓。滿湘。杜青。江亭。枕湘。江。蒸水。會其左。維昔經營。初拜君
實。王佐。輯述之。今。江亭。詩。君謂。太守。齊。秋。之。須。吏。淨。掃。東。奉。出。仰。見。突。兀
撐。青。空。祥。詩。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康。騰。擲。堆。祝。融。非。念。宿。衡。中。詩。猿。到
夜深啼。蘇。鳳。鴈。知。春。近。別。衡。陽。杜。青。鶴。詩。湘。竹。班。班。湘。水。春。衡。陽。太守。虎
符。新。唐。祥。詩。獨。上。雲。梯。三。百。級。回。眸。笑。萬。山。低。七。子。子。詩。深。邃。門。墻
三。楚。外。清。虛。池。館。五。峯。前。石。仙。詩。可。獨。衡。山。解。識。韓。坡。詩。我。家。衡。山。公。清
而。畏。人。知。賦。否。不。出。口。默。識。如。著。龜。未。坡。送。王。珠。赴。關。詩。衡。山。公。指。蘇。漢
之。五。千。里。路。望。皆。見。七。十二。峯。中。兼。高。虛。我。向。燕。詩。曾。到。祝。融。孤。頂。上。步
隨。明。月。宿。彈。閣。夜。深。一。陣。打。憲。雨。野。聽。風。雷。在。半。山。尚。何。詩。始。有。諸。葛。翁
柯。亭。寄。幽。德。詩。身。在。此。蒸。竹。寄。有。宅。故。將。防。詩。云。臨。蒸。且。莫。欺。笑。方。為

報秋來鴈幾行，柳子厚得盧衡州書，因以寄之。注云：臨蒸衡州，縣名，後改
為衡陽。孤棹運運，悵有遠汭，相數日，返清輝。人生隨分，為憂喜，迴鴈峯南。
是北歸，呂溫自江華之衡陽途中絕句。乘夕棹歸舟，緣源路轉幽，月明看
嶺樹，風靜聽溪流。張九齡詩：片石菴花盡，不如此身三徑。豈吾盧主人十
騎東方遠，唯望衡陽鴈。足書權德輿寄李衡州迴鴈峯前鴈春迴盡却迴
元微之天呂衡州詩：來水波紋細，湘江竹葉輕。同上。七十峯前救縣麻，湘
雲湘樹滿郊圻。衡陽春暖鴈飛過，楚雨昏龍戰掃。因州秀色八百里，古
今題盡難望高三。楚近影轉七州寒。北折控蠻盡，南低見斗寬。踏盡祝融
寺，江傾瓊率灘。周詩：覽率一峯，密林閑見寶幢。馬行高，避縣山骨下連。
江間州曾觀工部集中載：亦沙湖，因州過亦沙湖詩云：杜子美，蘇麓山道
林二寺詩云：殿脚挿入亦沙湖，方輿勝覽中有古剎史，杜詩云：或才程
農，蘇秋頰持杜石，獨坐飛秋，蘇郡邑地，早鏡霧雨，唐郭受寄杜子長詩云
云：江湖天闊足風濤，湖南為客動經春。杜詩云：燕于衡，注而度新衡
陽太守虎符新，唐韓明詩：湘竹地，水春云云，可獨衡山解識韓，蘇子瞻詩
四六 疏渥龍蟠，分符鴈嶠，剛辰啓籓，星烟倉臺，湖石真區
地堆州望，蒸水建牙，衡陽右郡，曠古蒸水之邦，莫重荆衡之域

永樂大典卷一千五百六十八

載惟巽軫之區，尚屬東方之曠，豈伊南服之州，乃析長沙之地。
符分漢室之魚，開藩有椒，書寄衡陽之屬，質履敢積，詩述昌黎，問里
賀使君之至，句成社老，巖廊報剡史之臨，揖衡嶽之五峯，正須彈壓
分湖湘之十里，有賴撫摩，開天柱紫蓋之雲，民巖洞見，澄洞庭青
草之水，地險彌堅，皇蓋未構，豈鴈峯之久，駐黃扉青瑣，野鳳闕之遙
歸，爾擁州度，且可開衡山之雲氣，頻過書院，丈將詠沂水之春風
韓昌黎之叙衡山，必多志，信魁奇之士，朱文公之記石鼓，欲闡性命道
德之談。

碑碣

新城縣朱晦庵石鼓書院記 石鼓山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為一
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為。至國初，時賜勅額。其後
乃復稍徙，而東以為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
年，部使者潘侯時德，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
有志於學，而不屑於探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
子淵，大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葺園于監，及
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道僧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東諸

永樂大典

卷八六四八

使者蘇侯謂官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利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樂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顧記其實以語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羣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棄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虛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攷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為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嘗欲別求蕪間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侯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思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為之記其本來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其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也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

八

克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矣又何侯於予言哉 張南軒諸葛武侯祠堂記 自五霸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為貴而競於末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以建基本卒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聞關百為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蔽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之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說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上表之辭則知天下之物欲舉

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侯既沒，蜀人追思時節，祭於道，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今千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祠，按蜀志，昭烈牧荊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兵臨蒸，以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充軍實。今衡陽是也。蒸水出縣境，徑石鼓山之左，會于湘江，則其廟食于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劉史詩，防詩碑祠之立，有自來矣。宋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范君成泰始以圖志搜訪舊迹，得廢宇於榛莽中，乃率提點刑獄鄭君思恭知衡州趙君力公，遵徙于高明而一新之。移書俾扶為記，試惟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記而明。然而仁賢昔時徑履之地，山川草木先來猶在，未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踈然知所敬仰。師慕當道述微之際，其為益蓋非淺也。惟試不敏，不足以推本侯胷中所存萬一，是則愧且懼焉耳。乾道五年二月，左承務郎直秘閣新權發遣撫州軍州主管學事賜紫金魚袋廣漢張拭記。元衡州路進士題名記。進士之制本于成周，題名則著於唐，而後世因之。衡

永樂大典卷千六百四十八

舊有進士題名，歲久不存。其郡志所載尚可考也。宋祥符間，鄭向而下至寶祐二百餘年，衡陽由進士舉登第者六十有一。皇元設科取士，自延祐甲寅始。逮至元乙亥前後八科，湖廣省貢士通得二百有四人。衡州有劉彭壽之父于倡之于前，護都不花等繼之于後。凡五人而較之前代，雖有多寡之殊，亦不可謂無人矣。才難之嘆不其然乎？今之進士選者，必題其名碑雍郡縣學校，亦然。蓋所以寵異彰顯之也。至元丁丑冬，湖南僉憲陝郡姚公子徵按部至衡，道謁宣聖入學，引試諸生，勉勵切至。凡有關於名教廢弛而未備者，悉加振舉，以進士闕於題名，適命教授趙君應說學正卜露持具石刻，昭示後來。礪風節以作士氣，真可謂知所本矣。得余記之，竊惟學校人材乃風化之所係，安敢緩繼此以待教養作新之不急日加月益。將見文風大振，長材碩德之士濟濟踳踳接踵並進而絕，此其權輿重望後之有志于學者，益加焉。時至元三年丁丑仲冬望日，通議大夫衡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濟南楊倬記。石鼓書院復祭器記。形而上者道，形而下者器。道固超於器，而器亦所以寓夫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由以生。禮根於人心之天發，而為揖讓周旋之文。品節劑量，不可以無器。器之所存，道之所存也。宣聖土於蒼姬之末，堯舜以來之道統繫

馬。動容造次必由此禮而其下學上達工夫素所聞習者乃組豆之事則夫大道君子器固在所用也。欽惟 皇元尊崇夫子之道以淑後學專立學官以司教養之職二丁朔望祭謁列其祀典犧牲醑醢必致其敬所至憲相郡侯躬壯其事其盛禮也。石鼓書院燕居在馬學者歲脩講賞何莫非夫子之道。至於起瞻忽之思動仁智之慕重在二祭而寓敬之器闕焉不充甚非稱夫昭德音而嚴祀事之禮大德初元廉使李公履選騰因約公哈散公相繼分治來衡。勉屬加厚。且以脩造將就緒祭器因依古制易之以銅遂專委總府治中郭侯居仁督工鑄造。教領學官率諸生報廉錄捐囊金以集事二載春仲器成上丁歲祀侯職首獻致禮甚肅。粗呈誠陳蓋置既設尊爵已具其容充然其儀秩然職事者儼然在列。則敬心之油然而生。天中氣象猶親矣而面承之禮者敬而已矣。夫子之禮夫子之道也。道不圓於器而道之用在器。由器以達道則器亦不為無補也。是冬十二月哈散公自邵永還望日借書吏譚過宋庭瑞王周仁帥府縣官屬殿獨舍萊華環視器物古雅甚嘉郭侯之勤願謂山長張祐紀其績且以諭于衆祐謂公之致力於學校甚篤侯之嘉惠於學校甚厚抑儒者之學夫子之道不徒學其用夫器又將以用夫世聖朝尊道崇儒養成人材亦將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零八

十

求以濟夫用天下大器也。如用之請執是道以待尚敬之哉。衡陽縣學柳山蔣希耕教諭題名記 題名者紀其實也。衡陽為衡之劇縣故宋開禧間唐侯煒建學士以息例三舉不第者始授邑主學歸附初仍宋故。至元二十四年始改主學為教諭蓋舊其職而新其名也。迄今七十餘年矣余主任詢之故考前宋校官皆遊無間焉。僅得至元中陳鐸以下凡二十四員其到任秩滿歲月歷歷可考。是不可以不紀其實。此題名之石不得不鐫也。或曰此石之刻將示勸戒之意否乎。余曰不然。刻其名者不泯其名也。著其年月者見其人不失其實也。其有由是而升為達官者俾知夫履歷權輿於此以榮之也。若夫教養之興廢康康之盈縮或曠職而不居或備員而苟且雖三尺童子莫之或欺况聖人昭昭在上乎。餘不暇論後之司教者宜不知傲焉。

衡山縣唐柳子厚南嶽雲峯寺記 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于欲俾慈仁怡愉洽于主人。惟得圓道允迪乃命五歲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欲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澄。凡蒞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泯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冥。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執行峻持。範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

為有求來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
碩老稽首受教髻童跌齒踴躍執從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
師冬不煖裘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羣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
率其伴伐木葺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
人曰吾自始學主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勦無不虛靜無不為生而
未始息矣而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顧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師之
教尊嚴有禮恭天子之詔非大中以昔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
以真漢馬而不積同矣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真秘必通
以興刊官選通攸從師之族而疏而郭世德有矣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
有八惟終始同缺丕冒遺慈朕使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
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彭城劉廷俊三皇廟
學重修記 國家通祀三皇著載今典寔慎且重郡邑恪奉有嚴衡山自
元貞初張從聖領教事始建廟學垂五十年既替尋祀至順壬申教諭周
仕昇請之有司度材鳩工新作南門殿堂廊廡完舊以固未訖功而代弗
克承後十有三載其嗣周仁壽職司官醫前教諭黃任宏謂之日廟學滋
廢不脩且棟宇承承之將謀載新以滿士弗果且配位立像歲久幾仆繼

永樂大典卷千六百四十八

十一

志是承于之責也勉任之於是仁壽捐金新石室四率寧鄉醫教許天麒
等像設句芒祝融風后力牧之神多士翕從工乃善集棟橈以窳垣毀以
崇朽鏤以容城殿以整觀善貫有加矣初三皇神位座欲折前衡郡醫官
劉廷結峻以石臺今衡陽幕官欽察海遠失圖以木龕正配祀位通稱朔
望之載拜載興春秋之我將我享禮儀咸備生徒肄習教有常規無負醫
之為有學也審矣而學之士友合辭論諸廷俊曰禮待人而後行事合于
禮誠不可掩蓋亦文諸聖珉以勸來者廷俊謂君子於事有所當為亦為
之不厭矧崇祀報本有已分之所不容已者乎惟三聖人繼天立極開物
成務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匪惟醫家之類是崇報也彝倫攸叙與生俱
生涵泳鼓舞希力何有於我而神化宜民之妙見於生民日用之常千萬
世無敢欺報之德尚何言哉然典厄祀事而屬之醫蓋曰欲安秋壽王者
順乎人情博施濟眾聖人猶以為病憐斯民無札瘥天厲而益推廣夫好
生之仁則深有望夫醫者之體是意而用是心也諸君自今藏脩有其書
游息有其所興拜陟降潛心勿渝聖神孔昭對越在上其於國家法祀設
教之美意式克祗頌無怠尚勗之哉 宋皇帝本命集福殿碑 大觀二
年三月十一日荆湖南路節使者席貢奏曰潭州衡山縣南嶽山嶽祠之

永樂大典

卷八六四八

來北有衡嶽具君二觀而皇帝本命殿在真君之東地既狹隘殿亦墮陁
 非所以稱崇奉之意願詔所屬改地增廣用迎殊祥以集福殿為額四月
 十八日制可其請易觀為殿賜亭牒為錢四百二萬詔臣所領其事臣拜
 手稽首言曰臣疎遠愚昧待罪遐方誤當付倚雖恭奉詔命然不識朝廷
 制作規模之方敢用管見繪圖冒昧以上然後用日擇方卜向得地于兩
 觀之中拆除舍屋凡一百四十餘間以為殿北又闢荆榛平眾坎取地以
 正門經始二年之秋成三年之春凡二百目為殿一兩廡中外三門二左
 右中亭三闕東西戶以通車徒為佳來之道鑿池引泉以備放生為聖壽
 之祝自外至中門六百三十尺又自中門至殿門四百七十尺合為一百
 一十丈深巖壯麗煥耀山谷國門之外雄冠天下而有司不與其謀百姓
 不勞其力靡然而天成地就四方往來之人瞻仰誠至炷香望拜以祝吾
 君無疆之壽者不可數計於茲非至德動天安能使神人和格如是耶臣
 謹按舊元辰殿始自乾興元年詔建時太歲壬戌今又八十有八年矣皇
 上嗣登寶位以武功文德撫來遠通禮樂法度典章文物無不備具萬世
 永賴皇天眷命有闕必先何其感哉臣嘗讀易至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老子則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國知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

十二

有道者皆本清淨自然抱一無離冲虛至極推以為治道則無為而民自
 化也黃帝之華胥唐堯之姑射皆深泳其理以臻康泰者也皇上以高真
 應運聖智天縱其生並靖餘散為盛化務脩其奉昭事上帝而天下洞天
 福地悉崇宮祠以有道者居之符水法錄為民祈禱兵銷農富光澤太平
 視黃帝唐堯之事何足道哉南嶽雄鎮炎方既新斯宇詔道士李景章主
 之歲錫紫水杖以為寵渥俾日與其對揚以答神既者豈小臣區區所可
 知耶臣所學淺才疎獲專茲事殿成懼歲久不知始末敢研其事昭示萬
 世拜手稽首以獻銘曰至哉大道惟天法焉道復何則曰體自然穆穆天
 子是則是微垂衣無為不顯斯教其教伊何玄默之言冲而用之不敢為
 先乃聖乃神萬物斯觀莫不來王以正而取有兵既銷有年屢豐功成不
 居其用莫窮奕奕新宮經始勿亟不日成之神祇來格既右饗之旌楹有
 闕赫赫千禧鎮此南山維此南山天長地久何以象之天子萬壽於萬斯
 年降福穰穰寄此刻文以詔萬方元加封南嶽碑文上天眷命皇帝
 聖旨朕惟名山大川國之秩祀今嶽清四海皆在封宇之內民物阜康時
 惟神休而封號未加無以昭答靈贖可加封南嶽為司天大化昭聖帝以
 稱朕敬恭神明之意王者施行元明善教賜南嶽昭聖萬壽宮碑五

嶽有祠舊矣。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覽輿地提封既志入職方謂五嶽五鎮四清四海能興雲雨濟人利物而福歸國家也。每歲孟春躬親香授重使先以金幣驅至祠下。守土大夫恭致牲醴備三獻禮竣事還奏著為恒典。列聖遵之有加。衡山視東西北中四嶽為最遠而其神次貴亞岱宗。分直於宿丙丁壽星所躔。天子重之。嶽神廟在赤帝峯下。其制一擬天子之宮。宋末為盜所燬。至元二十年詔行中書省考舊鼎建。越若干年大斲成。二十八年上若曰。極四裔以為家中天地而居海外之國。重數譯來庭風雨寒暑既時以平。歲仍登收。民族國豐臻于大和。亦惟神相弗崇嘉秩。曷答神休。乃加嶽清海神號。而南嶽曰司天大化昭聖帝。玄教太宗師。今特進上卿太真人。知集賢院事張公留孫介造。臣養阿至廟以告。今玄教嗣師樂文弘道玄德真人吳公全節實輔其師。在行上卿曰南嶽之大祀。有司奉詔不虔。不一于新。將弗稱聖天子恭敬之意。而廟事實吾所領。吾恐馬中訪提點劉景中。辭以老憊不任事。聞制以玄德代。景中元貞二年言于朝曰。廟之大殿及鎮南門。遙選如舊。餘多未備。且四嶽皆有別館。以居道流。以嚴祠事。而南嶽舊獨無。有甚者上錫香幣。未為神無所於真。使者必齋以行事。而無所於齋。請賞上累錫白金。及歲入錢米築

永樂大典卷千六百四十八

館廟之末偏。併夫廟之未備者。教省臣亟如所請。別下詔。併御賜提點所印章。是歲玄德介給事中。買訥來嶽歲祀。因相基繪圖。以其役屬路判李道真及所屬官吏各祇乃事。越天德七年告成。外為都宮。南為樞星之門。門內有池。池有橋。橋北為大門。五間。大門左右各橫廡三間。大門內為重屋。曰集禧殿。集禧北為大重屋。曰家陽殿。兩殿皆五間。殿之東曰東廡。五間。西曰西廡。間如東。數殿北為堂。二前曰光嶽。後曰開雲。合十間。光嶽堂有翼室。光嶽之東西廳二。開雲之東西。少南。庫廚各一。兼建廟之殿。殿及嘉應日。華月華三門。又建樞星門。建亭大殿前。曰拜亭。建亭鎮南門外。曰首參亭。宮殿皆如前。所圖矣。玄德請錫宮名。敕曰。昭聖萬壽之官。命上卿玄德世繼以領。八年玄德朝至宮中。設金籙。醮慶成。既還。奏曰。身從嚴躡。遙領官廟。恐致怠者。獲戾靈明。有奉上旨。願以弟子道士李奕芳代。臣奕芳備潔恭。可以事神長人。制授奕芳明遠冲妙弘道法師。提點南嶽昭聖萬壽宮壽寧觀。仍以道真副之。皇慶元年玄德奏奕芳道真陳大同道行益著於官廟。有守初勞。制奕芳領官廟事。陞道真提點大同提舉云。衡之人士咸願勒石紀始。使宿儒吳奔載其事。為書。走玄德。玄德屬筆於明善。欽惟世祖弘神聖之資。隨漢唐而下。居泂泂。武戡定大業。無文不彰。

無典不舉。耻一不及明玉。而又小心實畏。成秩百神。歸福元元。重夫嶽祠。委諸有道之士。而上卿玄德。克奉聖心。蓋廣所致。用協休靈。其隆禧鴻烈。垂于三朝。惟億萬年。式克同乎今日。敢陳善頌。用美成功。盛德其辭曰。惟我大君。冠天履地。風霆敷虛。日月暎瞻。春秋生殺。陰陽啓閉。四海池環。五嶽鋒峙。擇其淫邪。逐其毒沴。冲氣大和。育茲萬類。帝曰。眇予天子之元麗乎天者。殺天理焉。附乎地者。察猶地焉。維嶽峻極。羣山之宗。予百祀主。其秩視公。衡奠南服。荆揚是崇。上拂朱鳥。滿震冥同。龐乎厚緼。滂乎遠施。開閭變化。莫窺其際。水維雨。雷風維火。孩土化。則露石化。則雷蘇。爾焦枯滅。爾兒災。鼓其潛孽。振其萌黃。維昔明焉。五月至止。考判觀風。因以告祀。天啓皇圖。幅員四極。未遑時巡。明祀恭則。椒桂芬芬。牲醑醴醴。神其顧享。福我人民。帝曰。責神執潔尸之。玄德真人。汝領其祠。玄德欽承。耒耜于衡。神既以宇。錫嘏純明。別館斯營。厥情清玄。德有師師。曰上卿。上卿上聞。肇錫嘉名。如嶽高大。如地剛方。於昭聖皇。萬壽無疆。川流山峙。伊神之形。雲行雨施。伊神之靈。赫赫冥冥。敢怠于神。萬古不磨。貞石有銘。楊宗瑞衡山縣進士題名記。仁宗皇帝勵精求治。深惟治道。無過用賢。選賢之道。無過鄉舉里選。上考祖宗。屢議興舉。未及竟行之意。誕告天下。見之施行。為

永樂大典卷之千六百四十八

一代之令典。於是薄海內外。經明行備之士。與鄉薦者。咸以賓興貢于京師。會試以拔其尤。廷對以第高下。而官之焉。五嶽在宇內。衡為最遠。在趙宋時。趙忠肅以春秋登第。為宋名臣。其子忠清。繼登右揆。自時厥後。無復以科第顯者。南北既一。天運更新。與計偕者。恒不乏人。其尤嶽之英華。發於文而得之賦粟。抑自唐以來。若李若輩。勵志讀書。遺風未泯。歟。抑亦胡氏昆季。米張師友。講明洙泗。濂洛之學。於此地。定生人之大紀。發經籍之微緒。有以致之。歟。不然。文質彬彬。算出。皆自衡山。而他亦無聞焉。湖廣所隸郡邑。數百。八科之中。冠鄉薦者三。或我至元。丁丑春。部使者陝郡姚綬。于嶽。戾止。邑庠。詢訪咨嗟。將勸堅珉。以示激勸。命邑長注哥進義。以其事。未屬宗瑞書之。宗瑞向也。職教茲山。忝與廷祐乙卯進士弟。且嘗承乏史官。用是不敢固辭。大書姓名。以垂不朽。俾後之學者。期踵前修。孜孜不怠。篤學力行。登名大府。繼茲以往。當不一書。是謂不言之教。勉屬之矣也。率先於此。將天下是勸。豈惟一邑而已哉。元一統志為碑。世傳在衡山。縣雲密峯。徐靈期曰。禹治水。碑。皆科斗文字。昔樵者曾見之。自後無有遇者。劉贊詩云。壇峙麻姑石。漢忘夏禹碑。物神人所貴。世事速誰知。王象之紀勝。自云在夔門。見帳幹楊齊賢云。嘉定

永樂大典

卷八六四八

初蜀士因樵夫引至其處以紙筆自隨打其碑凡七十二字往往皆不可曉而以摹本刻之觀中後蜀士既去羽派恐為好事所求遂併其碑本而仆之又劉禹錫詩云嘗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矯虎形聖功莫遠服神仙擁休積二說不同今兩存之 柳子厚般若碑 在衡山縣彌陀峯彌陀寺內宋劉贊遊後洞詩云寺久荒寂無足往念有子厚彌陀碑獨趨一里轉巖腹剝粉敗赤蓮門頓亭亭故碑亡舊主覆以老屋踈且訪常嗟古人不可見尚喜書誌存於斯世言書字出心畫體制類彼人所為子厚少年頗踈篤字合飄逸往不羈胡為氣質反端厚至今觀者多有疑或云彼以竄迹久志氣軟熟非前時或云高才尚薄世故獨立法無所師吾嗟世俗日無理好惑不正論苦累臆決萬事豈獨此此書何媿人不知碑陰三百四十字踈瘦勁麗何精奇九十二人姓名具陳續寶曆元年題云此子厚二碑者元和五年刊厥辭至是二月始建立都其事者揚興倪塵蒙群礙世未見自我訪尋初嘗之 安仁縣宋重建儒學記 立學以設教自慶曆間偏于天下然郡為之易邑為之難蓋守之治千里也即儒有專職錄原有攸司冠履雲從簡編日習故施教也易成若令一邑則束僚之責獨任于身始為室廬必為之經

永樂齋卷中音四六

五

管給以炊庖必躬為之出內曉以義理必親為之講說青衿易於挑達而難為糾合故為令者必器能疏通精粗兼備而有文以行之者也安仁在衡為邑風俗簡朴人士質實然密通徭屆時有強梗以病吾教者嘉定己巳歲邑為寇所殘未再葺而王君至干戈甫息學校久廢君乃喟然曰義理不講禍常遂隆此亂之所由作也勸學明倫尊君親上此教人之所當先也是為可一日緩我顧視舊學介於道宮神祠之門假及廡廡共為出入狹隘不足改為邑治之東有舊倉址山色環秀高明寬廣遂徙葺焉外設櫺星中陳戟戶殿宇中峙講堂後建翼以兩廡渠渠沈沈莫獻有所職掌有位惟齋舍未全而君以為者及格法當通籍上印而去士甚惜之若乃嗣而成之則有待於後之君子庶已成者毋廢而未備者增壯俾士子得優游飽食涵泳斯道以孝弟忠信為本以禮義廉耻為維平居有安分循禮之風臨難奮殉義守死之節則學校之設不為虛器矣君以圖未謁記因直述其本末而使歸刻之不惟紀其績之難易抑亦邑士使知所嚮耳嘉定六年歲在癸酉十一月丁卯朔日南至朝散大夫權發遣荊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樂章記 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永陽縣三國 太中大夫九真府君神道碑

永樂大典

卷八六四八

陽人豫章府君之曾孫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出自顯項蓋為舜虞
 賜姓龐氏至于庶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君以承洪源之清派稟奕世之
 高素。復道思順。德行純備。三歲喪母。十歲亡父。獨與弟居。承奉繼親。和顏
 悅色。孝友溫恭。曾閔之操。君其蹈焉。弱冠仕郡。歷右職守陽安長。淑問宣
 流。遂升王府。除郎中尚書令史郡中正。遷長沙瀏陽令。播渥惠以育物。垂
 仁惠以布化。蒞政未養。徵拜立中。都尉尚書郎。靖密樞機。名冠衆僚。遷部
 廣州督軍校尉。正身率下。不畏疆禦。流清蕩濁。萬里肅齊。功成辭退。拜五
 官郎中。遷大中。正平。衡清格。彝倫攸欽。于時交州竊邑叛國。戎車屢駕。干
 戈未戢。帝思憐人。訓咨羣司。無以君往。部南州威惠素著。遷九真太守。君
 秉明德。所立垂勳。宜延遐紀。光贊皇家。如何不永。春秋五十有四。於鳳凰
 元年四月一日乙未。寢疾而薨。嗚呼哀哉。凡百君子。莫不嗟痛。乃立碑作
 頌。以顯行績。其詞曰。於隸府君。秉性玄通。積行閭閻。九族腫痲。
 羽儀上京。德與雲騰。入蹈丹墀。風夜靖恭。出撫黎民。風移俗興。
 名參豹產。勳齊往蹤。當永黃奇。莫佐帝庸。昊天不弔。哲人其終。
 濟濟縉紳。靡瞻靡耒。勒茲玄石。永光無窮。宋重脩杜工部祠堂記
 唐三百年詩人輩出。而李杜為之冠。然不幸當天寶之季。顧不早鳴國家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

之盛。而遭逢世亂。使窮餓其身。流離困苦。生不安席。死無定所。何若斯之
 甚。舊序謂先生死葬未陽。或謂不然。實死於岳陽。二說互相抵牾。譬世傳
 太白溺死。葬米石。據李陽冰序。謂病卒於當塗。枕上授簡。或謂鎮側青山
 亦有冢。是數說亦相反。學者至今疑焉。始余官郡。以淳熙庚戌。領常平使
 檄之長沙。十月二日。道耒陽。始得謁先生祠下。孫墳在祠後。余酌而拜焉。
 祠堂有漢二谷碑。湮沒摩挲。不忍去。時有韻語。欲書碑末。累既十八年矣。
 今耒陽邑大夫嚴陵黃君。承報政未幾。重建祠宇。而一新之。比舊加壯。以
 書求求記。衆謂余當詳討之。以解後世之感。余謂之曰。先生英靈忠義之
 氣。在天而不在地。文章光焰之氣。在萬世而不在一方。而或者刻舟求劍。
 欲取證於朽骨。則過矣。邑有墓。墓有祠。耒陽所同而重也。美佐焉。且古人
 之跡。最易以偽。陶母之墓。在處有之。而滄臺子羽之墓。亦不止一處。彼賢
 而可立教者。雖沃人尚貪而愛之。以重其地。豈獨少陵祠耶。余讀杜詩。自
 避賊至鳳翔。自秦州入同谷。蓋室徒步。單行野宿。當是時。不死於凍餓。不
 死於虎狼。幸矣。豈知有死所哉。今孫墳峴然。過者起敬。前得葬今葬之山。
 水佳絕。處後得諸賢。為立祠宇。今人得黃君再葺而新之。非少陵幸耶。非
 今君之賢。知所先後。以政事餘力。亦孰能及此耶。故因祠宇之新。竊記之。

以為如此。嘉定元年十二月十五日。承議郎致仕清江徐得之記。張齊賢書杜工部祠堂。余嘗聞工部死葬於未陽縣。縣乃衡之屬邑也。國經云。工部墓在縣北郭內二里。後晉開運中。縣令黃庭翰重興祠宇。會柳令楊演赴任。途經是邑。乃述版記云。唐天寶十五載。祿山叛。幽薊兵內向。華華西幸。百官奔散。懷忠赴難者。崎嶇尋駕。無危負重者。積賴賊庭。及肅宗受禪。尊玄宗為太上皇。復神州。清華下。嚴武仗節西蜀。威振二川。百官罷于奔命者。休輔之。相臣房瑄。翰林李自玉。工部杜甫與焉。工部字子美。當開元天寶中。名動天下。妍詞奇句。合于雅頌。播在國風。洎肅宗中興。備侍詔命。工部因忤蜀帥。而遭湘楚。時未陽尹肅公棹舟迎甫。以白酒牛炙。饋無闕焉。以酒洗寔而終。噫。三賢出蜀。俱有高名。房相為中興名房陶甄品。棠翰林株定采石。屹立豐碑。工部寓葬未陽。顯存遺跡。故詩人卷軸中。未有不留題以追思。蓋高翰林格調。工部風雅。猶仲丘之日月也。國經云。黃令再興祠宇。而悉為蕪蕪。沒前邑令杜公惟一好事者也。又復新之。而邑里之民。止好活祀。而不能設奠于工部之祠。會張負外。又超與杜交。及題詩刊于版。且敘工部之文行。誌于墓祠。以勸民奉祀云。 蔡倫廟碑嘗聞神之載祀典者。所當修崇。郡之有名勝者。所宜表異。城南李氏祖業

永樂大典卷千五百四十八

七

有池一漲。業主推官李叔源承德。謂昔蔡倫於池邊造紙。漢時封侯。不知何代於池畔立祠。置像在內。因名蔡倫池。後為洪水漂蕩。其像移於他廟。故址尚存。予聞而考之。傳誌自古書契。並以竹簡縑帛書之。縑者而簡重。不便於用。後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初意。以樹膚麻頭弊布魚網之屬。造紙以代竹簡縑帛。於世便益。封龍亭侯。至今十有餘年。竊思侯之能功。垂萬世。遂捐斗升之俸。并糾郡之好義者。協力命工。度其故地。為祠一座。仍復設像于中祠。傍置屋。募民居之。以奉祠事。於教山二都地名北冲口。初置田壹拾畝。并廣濟倉。後予親栽桑樹一百四十根。俱付其祠。以充給饗。祠成。勒石其下。以記重興之本末。并助資之士。列于左方。後至元四年歲次戊寅九月吉日。奉訓大夫未陽州知州兼勸農事洛陽陳宗義立。與地記勝碑記。因無碑記門。而碑記散見諸處。年月無考。神高碑。梓文均。嶼山詩云。均嶼山。天神為碑。字青石。亦形拳奇。科斗拳身。莖葉披鬣。鳳凰。茅虎。均嶼。事嚴。迹秘。見其窺。唐文學儒林碑。有大唐文學儒林碑。銓德觀碑。上有開元二十年。衡州司馬趙明真。元次山。茅蘭記。在子城西。永泰二年。記元次山寒泉銘。在平陽江口。東巖記。在合江亭東。止觀五年。刺史宇文八記。西路記。在合江亭。宇文氏有銘。衡陽志。宋則仲序。漢桂陽周府君碑。

上載東漢未陽人谷明為九真太守。明既為未陽人。則碑疑在未陽。又
有周府君碑。吳九真谷府君碑。其古錄云。錄書不著書撰人名氏。碑以鳳
凰元年立。在未陽臨海谷侯碑。其古錄云。錄書不著書撰人名氏。碑無名
字年月。不知其何時所立也。在未陽。

雜記

衡州府圖經志。梁本紀。天監六年。分湘廣二州置衡州。蕭昌傳云。天監九
年。分湘州置衡州。以昌為持節督廣州之綏遠。湘州之始。安諸軍事。信武
將軍衡州刺史。又侯安都傳。安都始興人。梁元帝欲迎其母。清遠國大夫
人還都。母故求傳鄉里。仍詔改桂陽之汝城縣為盧陽郡。分衡州之始興
安遠二郡合三郡為東衡州。以安都從弟暉為刺史。陳大建十四年。紀云。
分衡州始興郡為東衡州。以本衡州為西衡州。大及古今衡州之名。凡五
處。蕭梁嘗以南海郡之合涯縣為衡州。陳大建所謂西衡州者。即今英州
含光縣是也。梁又分始興安遠為東衡州。即今韶州是也。黃州在北齊時。
澧陽郡在後周時。皆嘗置衡州。今之衡州乃吳時湘東郡。今之衡山乃吳
時衡陽郡。凡江左諸王封衡陽者皆非。今之衡陽而封湘東王。如梁元帝
蕭綏為是此地。爾自吳入晉以及江左。至隋平陳始有湘東衡陽二郡置

永樂大典卷千五百八

衡州。今之州治是也。州之社壇在城南。其地至今號湘東田。又蒸陽縣故
址在今城西南五十里。郭郭猶存。然梁陳所置衡州。兼督數郡。故陸納以
長沙叛。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淶口。道貴走零陵。淶口按水經。即澧水
入湘處。澧水今醴陵水。零陵今永州也。是其地蓋界於湘領間。可知梁陳
二史所紀年月不同。其分湘廣置衡州。或云天監六年。或云天監九年。其
分東西衡州。或云天嘉元年。或云大建十四年。或云梁元帝時。其今郡地
不相涉。故不詳考。舊唐書地理志云。上元元年。以江陵府置南都。已割
岳潭衡郴連道邵涪八州。增置萬人軍。舊史呂諲傳。止載七州。無岳州。新
史方鎮表云。上元二年。荆南節度使。增領涪衡潭岳郴邵水道連九州。新
史呂諲傳云。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七州。隸其道。無永衡二
州。按荆南方鎮表。廣德二年。以衡潭永邵道隸湖南觀察使。疑當從新史
表為正。唐志初分十道。五曰山南道。注陵隸焉。八曰江南道。衡州隸焉。
其後山南江南各分東西道。江陵隸山南西道。衡州隸江南西道。舊史志
至德二年。江陵尹衛伯玉以湖南閩遠。請於衡州置防禦使。改屬江南西
道。則是至德以前。嘗屬荆州矣。按新史表。至德二載。置衡州防禦使。領衡
潭八州。上元二年。荆南節度增領衡潭九州。廣德二年。置湖南都團練守

提觀察使治衡州。皆不言所屬。舊史志又云。自至德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節度使。上元元年。置江陵尹。又衡伯王傅。肅宗即位。自安西歸長安。初為神策軍兵馬使。上元二年。擊破史朝義于陝。廣德元年。乘輿幸陝。以伯玉有幹畧。乃拜江陵尹。據此則江陵置尹。在上元初。伯玉除尹。在廣德初。不應云至德二年也。伯玉所請。必是廣德二年。置湖南團練守提觀察使。事屬衡州。舊屬江南西道。上元元年。始隸荆南。屬山南西道。故伯玉以湖南團練。請改屬江南西。舊史志。誤以廣德為至德。守提觀察。為防禦耳。兼至德當言二載。不當言二年也。臨蒸見蜀志。諸葛亮傳。注云。亮時住臨蒸。建安十二年也。晉志。湘東郡統縣始有臨蒸。宋齊以後皆同。舊唐書地理志。衡陽縣注云。漢縣。陽縣屬長沙國。吳分烝陽立臨蒸縣。吳末分長沙東界立湘東郡。據蜀志。則蜀時已有臨蒸之名。唐志云。吳分烝陽立臨蒸。疑誤。唐志又云。吳立湘東郡。不言所治。以郡道无水。經注考之。蓋湘東郡初治郡。後徙治臨蒸也。新平新寧。晉志。湘東郡有此二縣。宋志云。晉考武太元二十年。省新平。南齊及隋志。皆止有新寧。舊唐志云。吳分未陽立新寧縣。大中祥符舊經云。本未陽縣地。吳於今縣東南一百里。置新平縣。宋元徽中。移縣於宜江。仍改為新寧縣。據晉志。已有新平。新寧兩縣。宋志又云。省新平。然不言省入某縣。祥符舊經乃云。吳置新平。宋移於宜江。改為新寧。非是。當是吳嘗立兩縣。晉因之。其後省新平。併入新寧。新城縣。隋志云。平陳省入衡山郡。衡山縣。新唐志云。武德七年。省入衡陽。大中祥符舊經亦云。唐武德七年。廢當考。隋地理志。衡山郡。平陳置衡州。統縣有衡山。注云。舊置湘東郡。平陳郡。廢併省。臨烝。新城。重安。三縣入焉。又長沙郡。統縣亦有衡山。注云。舊置衡陽郡。平陳廢併衡山。湘鄉。湘東。三縣入焉。據隋志。則衡山郡之衡山縣。乃今之衡陽縣也。長沙郡之衡山縣。按宋志。吳時初立曰衡陽。晉惠帝始更名衡山。乃今之衡山縣也。今之衡陽。隋志曰。衡山。不言改為衡陽。舊唐志乃云。隋縣。湘東郡為衡州。改臨蒸為衡陽。武德四年。復為臨蒸。開元二十年。復為衡陽。而新志云。衡陽。本臨蒸。武德四年。置開元二十年。更名較二志。舊史頗詳。然謂隋改臨蒸為衡陽。與隋志不合。當是隋改臨蒸。止曰衡山。至唐初。復曰臨蒸。開元乃曰衡陽耳。又隋志。長沙郡。衡山縣。注云。併湘東云云。三縣入焉。湘東。舊非縣名。按通典。衡山。本漢湘南縣。疑誤。以南為東也。

拾遺

永樂大典

卷八六四八

建武十六年交阯女子傲側傲戚反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
 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斬側傲杜佑云長沙今吳沙衛陽郡
 衛城建武中遷桂陽太守未陽縣產鐵石它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
 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賊乃上起鐵官罷年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
 許前和帝時遷桂陽太守嘗行春到未陽縣人有持均者兄弟爭財互相
 言訟前對之數日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答在太守乃顧使吏陳狀乞
 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郡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析分因此皆
 遂供養者千有餘人 建安二十年孫權拜呂岱為昭信中郎將督孫茂
 等十將從承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眾拒
 岱岱攻降三郡權留岱鎮長沙右見呂岱本傳漢蔡倫傳云自古書契多
 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
 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奏上之莫不從用天下咸稱蔡侯紙湘州記
 曰未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曰云是倫春紙日也 蜀志
 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調其賦稅以充軍實零陵
 先賢傳云亮時住臨甯吳呂蒙字子明孫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
 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邨載南陽鄭玄之令誘零陵守邨督竟降之顧憲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

二十

之吳郡人凱之孫仕齊為衛陽內史出公祿并疫死者雖累經宰郡貨無
 傳石及歸塚堵不免飢寒折漆世說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
 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注云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焉
 晉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守衛陽在衛陽數年遇亘亮之難繪之見殺殺
 撫其尸哭曰汝父昔在豫章徵書朝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
 遂及於難夫復何言見在說 元興中衛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
 姜及亘玄備盜至敗凡八旬 梁張瓚字伯緒仕梁為湘州刺史至州務
 公平州界零陵衛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
 化 隋經籍志云晉衛陽內史曹瓌集三卷晉湘東太守庾肅之集十卷
 錄一卷唐崔俊字德長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鄰
 部災荒不恤也俊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糶以重困民則其禁自
 是商賈流通貨物益饒 劉晏遺元載書曰驅馬陝郊見三門梁津遺迹
 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
 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策郊浚澤送膳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
 津衛桂揚必多積穀關輔汲汲只緣兵糧漕引蕭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
 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三軍之衆待此而強天子無側席之

憂郡人見泛舟之役 天寶中董奉先修九華丹法久於衡陽棲米陵後
 洞社有憶昔行云史德衡陽董煉師南遊早鼓滿湘柁呂謹拜荆州長史
 初長史張惟一以衡州慶首陳希昂為司馬督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
 年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恚以兵屬之自是政
 一出希昂後入朝遣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諱伏甲殺之內外震服 唐
 中和中周琲為吉州刺史鍾傳以琲連賊將討之琲夢入一城中白馬踐
 腹上有人呼曰史君日者曰公將有行利在湖南不失為專城白西方色
 也今馬公霸湖外在廬陵西當復作牧守爾即歸湖南馬殷甚喜奏授衡
 州刺史 九國志乾德四年八月壬子衡州言火焚公廨倉庫及民廬舍僅
 千間 乾德五年冬命鑄湖南管内四十縣牌印 雍熙四年五月十九
 日 南嶽廟災 詔中使董丁匠修之 元豐四年郡被火災始燎于南
 連延以北市肆倉廩居民郡寺焚之皆既 見題石序慶曆四年三月詔湖
 南轉運司衡道等州昨經賊警劫曾被殺傷及燒蕩產業虜掠人口者其
 免去年秋稅及今年夏稅及差科一年 四月上謂輔臣曰前發兵捕衡
 道永州佞賊如閻誤殺山下居民其令每口給絹五匹 慶曆六年東上
 閩門使恩州刺史高崇正坐知郴州不應招討司命責授衡州司馬 元

永樂大典卷千六百四十八

符二年四月察訪董必體究朝散郎湖南提刑梁美不覺察昌化軍使張
 中修倫江驛以別駕蘇斌居之降朝奉郎是月司諫陳次升言必發衡州
 出釋常平米就潭州與獄致死三人罷新除工部員外郎 太平興國三
 年十月衡州言茶陵縣民谷承銳於靖王寺前得塊土色丹刻之模古玉
 印來獻 元符二年四月衡州生芝草一根計一十六葉內一十五葉紫
 色一葉黃金色 紹聖三年正月詔湖潭衡永郡知州并監司屬官並吏
 部注擬實錄中書備對衡郴永道審官東院差知州人 景祐三年章得
 象上所定王公國名封國在小國之數仁宗初詔定公田諸路多誤以戶
 絕官田給官吏王罕為湖南提刑諭所部以法不當給聽自舉覺既而廣
 南坐收戶絕田以贖廢者七十餘人知審刑院張揆見湖南官吏首狀它
 日遇罕曰公德及人多矣 歐陽修言湖南蠻賊漸熾楊畋銳於計擊不
 肯招降蓋以蠻所在依山在衡水道棧四面皆可出寇官兵守於寨則彼
 出於西官軍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多分兵而邀則兵
 寨易敗今正蠻已為鄧和高黃捉鬼所誘黃鄧初起之時捕賊官吏急於
 討擊遂使移戍殺平人遂致莫徭驚皇以此言之則本無為盜之心固
 有可招之理初鄧錡招黃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彼驚逃尋捕獲致死今

鄧和高等若指前事為戒。計其必不肯降。莫若羅兵曲救。示信推恩。庶幾
招之可使聽命。鄧和尙大則希一班行。次不過幾侍。若遠廷後時。致彼倡
熾。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
自信。又言楊吹近殺得七十八人首級。挫賊之鋒。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
賊。聞此小捷。便謂兵勝。不能鎮靜。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
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今若因吹小勝。示以恩威。正
是天與招服之時。機不可失。其實典宜小達。為庶合事體。余請言湖南
以羣盜。故去山二十里。禁民不得耕種。此乃驅民為盜耳。賊既焚其廬舍。
劫掠其資。又禁其耕種。欲不為盜。不可得也。又言湖南初以錢絹購蠻首。
軍人利厚賞。遂人即殺。至有頭伸標識。以免官軍之害。由是標識者賊殺
之。無標識者官軍殺之。楊吹但欲靜畫賊。徒若能盡賊。但恐百姓亦盡賊。
勢已窮。欲降久矣。吹宜便與差遣。淳化二年。少府少監雷有終。責授衡
州團練副使。德讓于也。咸平六年四月。詔民祠嶽者。自今無得造輿。筆黃
纓。嫩葛鞍帕。及糾聚社來。執兵。違者論如法。元祐中。韓贊為御史。荆湖
災。以贊持節安撫湖湘。自馬氏時。計丁輸米。雖身死田盡。不得免。又賦竹
索船木。及責茶之直數十萬。民以為病。贊悉條奏罷之。元祐五年正月。

戶部言。江湖鹽未有往外州縣。般鹽管押。請乞衡州茶陵安仁縣往潭州
衡山縣般運。並依鹽令。那官押管。交割出賣。從之。乾興元年十一月。同
判吏部南曹丁度言。諸州軍戶口頗多。各置錄事參軍。詔派內銓。與南曹
同定。尊以聞。其到自來。不置錄事參軍。萬戶以上州。隴資洋通水柳道。衡
潮循十州。乞依所請。添置。替見任司戶司法內內兼錄事參軍一員。滿闕
詔可。熙寧三年十二月。詔全道柳潭。衡邵永州桂陽。監有溪洞蠻徭處。
縣主簿尉及遂州監銀銅鉛錫坑冶官。令轉運司休川廣路法就差。元
祐元年。福建路轉運副使賈青。坐違法督責州縣。廣認鹽數。令鋪戶均買。
請添監衡州在城鹽酒稅。漢桂陽周府君碑陰。故曲紅長零陵重安區
祉字景賢。未陽。字漢感。歐陽情集古錄載。謝仙火慶曆中。衡山女子
號何仙姑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為仙。有以此字問之者。輒曰。謝仙雷部中
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者。聞道。歲云
實有謝仙名字。主行火。而餘說則無之。中由是益以仙姑為真仙。近見衡
州奏云。仙姑死矣。都無神異。客自衡來者云。仙姑晚年羸瘦。面皮皺黑。第
一衰媪也。至道二年。知州事錢熙。給石鼓書院。基山與學究李士貞。情
見文集。通鑑長編。宣和五年。夏。倪濟以鼓唱撰造。監潭州茶陵縣。造船。

場茶陵禁之。漳州當考。元祐六年五月丙寅，給事中朱光庭言：衡州上王五等劫盜案，有情理可矜憫之言。乞令刑部大理寺今後斷案，若情理可憫，奏上不得却入疑似之言從之。韋倫，唐天寶末，貶衡州司戶。初，倫為屯田負外郎，兼侍御史，時內官禁軍相次到蜀，所在侵暴，倫清儉，率身以化之，竟遭毀貶。李迪，乾興元年二月，貶衡州團練副使，不食書本州公事。初，真宗不豫，欲令皇太子總軍國事，丁謂獨異議曰：「即上躬疾已事難處也。」迪曰：「太子出則撫軍，入則監國，非古制耶？」力爭不已。於是皇太子止於資善堂聽事，它皆聽。旨謂：「寔擅權，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曰：「迪起布衣，十年至宰相，但知事主安能徇權臣取容乎？」因面疏謂姦佞，願與俱罷，既而與謂歸班，尋知鄆州，請俄上殿，隨中使口詔入中書，復為宰相。真宗崩，迪乃貶。是年十二月，為秘書監，知許州。劉摯，熙寧四年，謫監衡州鹽倉，初摯除監察御史，裏行未及對，即言：「亳州官吏所犯，止於不依限散青苗錢，其罪可以一言定。有司未測朝廷風旨，張皇事勢，又論助役十害，會中丞楊繪亦論新法章下司農，司農劾公與繪險隙，中懷向背，有旨分抗。」摯奏曰：「臣有言責，來士民之說，告于陛下，臣之職也。有司駁奏，遽令分抗，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

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及司農所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奏入不報。明日復上疏極論時政，遂罷御史落館職。貶衡州。劉攽，元豐六年，青瑣監衡州鹽倉，初放為京東轉運使，俄知亳州，後轉運使吳居厚言：「本路元豐三年秋季至今年上半年終酒稅課比元豐二年前官任內祖額增百七十九萬餘緡，其前官任內二年酒稅比祖額虧二十一萬緡，居厚權天章間待制，故坐廢弛，奪兩官落校理，謫衡州。孫沔，字元規，會稽人，嘗知衡山縣，沔上書言時事以切真，責監衡州酒稅，沔字元鈞，眉州人。哲宗即傳除殿中侍御史，論罷蔡確，韓絳，章子厚，坐元祐黨籍，謫衡州居住。並事見劉安世字器之，號元城先生。哲宗朝為右正言，嘗論蔡確，章子厚等妄要定策功，責英梅安，置後移衡州。淳熙七年，謚忠定。見言行錄。胡銓，字邦衡，吉州人。紹興七年，除樞密院編修官，上書力排羣議，責新州又移吉陽軍，斥海外二十年。紹興三十一年，量移衡州，言行錄。曹衍，字希夷，衡陽人，少好學，能屬文，周行逢時尚門蔭，以家寒，素不得調，居衡陽教授，自給。張文表，據漳州為觀察判官，文表敗，遁去，采馬氏舊事撰野史三十卷，詣闕進之。太宗授將作監丞，見周岳所撰。遼王政，山東人，少從韓世忠軍，以勇稱，任衡道州桂州四州都巡檢使。乾道元年，擢寇平金

永樂大典

卷八六四八

北道州破寧遠縣政力戰破賊既而賊來復至政以失援敗被執罵賊以
 死喪遂部使者鄭丙首即其居哭之甚哀聞者感動討司以事聞 詔贈
 廣州觀察使官其屬五人賜廟曰衆忠 黃瑞卿守以嚆若之于知茶陵
 縣浮祐聞柳寇竊發使及邑境瑞卿開門迎敵竟死于賊 朝廷嘉之特
 贈三官澤及子仍為立廟奉 初賜額忠顯 新唐書紀光化二年五月
 馬殷陷邵衡永三州刺史將勛楊師遠唐吳死之按新書鄧處訥傳先是
 陝漢人周岳悉眾起衡州遂刺史徐穎詔授衡州刺史時鎮南節度閔頊
 哀穎竊率兵納之岳誘戰頊大敗岳以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鄧
 州刺史鄧處訥攻岳斬之自稱留後會劉建峯馬殷兵至處訥遣鄧州豪
 將將勛攝師被說勛曰劉公勇知絕人不如下之富貴可得勛謂然既執
 處訥許勛賞未及行勛怒取鄧州建峯死殷代為節度擒勛斬之是時道
 州蠻酋蔡結何虔衡人楊師遠各據州叛郴人陳彥謙自稱都統零陵人
 唐行夏乘亂盜永州殷遣將李瓊攻殺行夏瓊出耒陽常寧攻郴州斬
 彥謙又劉建峯傳建峯死將史推殷為留後殷厚結朱全忠請于朝乃拜
 湖南節度於是收邵衡永道郴連六州又按通鑑光化二年春以潭州刺
 史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内七州賊帥楊師遠據衡州唐世吳據永
 州蔡結據道州陳彥謙據郴州曹景仁據連州殷所得惟潭邵二州夏五
 月湖南將姚彥章言於殷請取衡永連道郴五州仍薦李瓊為將將兵攻
 衡州新楊師遠云云以新書列傳及通鑑考之則馬殷雖本蔡賊餘黨然
 已授朝命為節度留後師遠輩亦一時乘亂竊據殷以強取弱則有之師
 遠不得為死黨然以新書紀凡例考之乾符六年書郎州賊周岳陷衡州
 遂其刺史徐穎光啓二年書衡州刺史周岳陷潭州自稱節度使景福三
 年書邵州刺史鄧處訥陷潭州欽化軍節度使周岳死之處訥自稱留後
 乾寧元年書劉建峯馬殷陷潭州武安軍節度使鄧處訥死之如此例甚
 多是時朝綱不振羣盜崛起小者據一州大者連數郡朝廷既無以制因
 以命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歐陽公以賊書周岳始言陷後言死之是以
 入者為主紀史之
 法富有知之者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

二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高 斌

學士，胡 止蒙

分校官侍讀，王 希烈

寫書官主簿，吳 自 成

國 照 監 生，孫 世 良

秋 河